谷簾先生遺書

谷簾先生遺書卷之三

邑後學秦立與參氏編次

存誠錄下

人孰無過改之為貴虞舜命禹不曰無過曰予違汝弼仲虺訓湯不曰無過曰改過不吝可見聖人未嘗無過只能改便是希聖第一關頭能改在自治自治工夫須視己之過直如仇人之過一般不容絲毫寬恕才算得能治能治便能改

有過唯恐人知是善心發見之處其人可為善人有美

唯恐人不知是惡心發見之處其人終成惡人

周子曰、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許人規如護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此言警痛當日置座隅

聶雙江先生曰、聖人過多賢人過少愚人無過蓋過必學而後見也不學者冥行妄作以爲常不復知過此語於昏明之界辨別極眞

夫子稱顏氏庶幾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此如農皇嘗藥一遇毒螫便不復再嘗所以能從

有過到無過地位今人明知有過卻憚改復行嘗毒螫不止終亦喪其身而已矣

功過格記功兼記過即昔賢投黑白豆之意填此格卻不可貪功怕過只管將過填向格上到得格上過愈多功愈少朝夕省覽觸目驚心愧悔警惕不容自已便當向功一條路上走庶幾過漸去功漸積矣

人之有過多成于忽不能無過須求寡過過何由寡視聽言動絕去非禮便可寡然亦非易事蘧伯玉欲寡未能是辛苦克治過來語若未向此處克治自家焉

知未能

周子謂人之生不幸不聞過近同伯氏與同志諸君子作直言社每當相聚時各舉平時日錄互相校勘有善必勸有惡必懲覺得身心切實工夫稍有得力處孔子言益者三友第一是友直其以此也

楊氏謂孟子三自反不若顏子一不校朱子謂自反之說正學者所當用力若反之未至而遽欲以不校為高恐蹈于苟且頹惰家東發謂且恐流於釋氏忍辱此二說深中近世學者高談就简之弊不可不知

二程子曰人於患難只有一箇處置盡人謀後卻須泰然處之若不會處置便放下是無義無命也蓋言遇事不能處置是無義既處置不能放下是無命處世識得此意周子所謂見其大則心泰者當有理會處矣

羅近溪先生每見人有過失輒曰怪不得子謂此三字極寬厚細味之未免稍有蔑視人意在孟子所謂柳下惠不恭亦是此意

朱子與陳丞相書引劉元城語謂子弟可經年不讀書

不可一日近小人其言喫緊予謂子弟不讀書即近
小人之漸不可不預防
人之反覆不可究詰近日除吾學本分事外一槩謝絕
弗為覺得此心坦適上蔡謝子曰天下雖亂而吾心
自治不害為太平斯時斯言極當體認
高景逸先生云逐物則憂返躬常樂安莫安於知足危
莫危於多言貴莫貴於不求賤莫賤於多欲精理名
言可箴可銘又云一念不回萬古長夜八字尤警絕
窮通在道不在遇孔子曰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

之謂窮子貢曰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所通也今人既以境遇分窮通又以窮通分憂樂皆坐不聞道故

鍵戶讀書不預世事寡營安拙省言遠害循我本分守我所學勿炫外聞耳目勿論世上是非即是明哲保身之法

天下事安得盡屬順境要在心中看得破耐得過順中順逆中亦順纔可徵道力遇不如意事便發惱正是道力不濟處

守心須嘿。處事要愚。默則精神團聚。無散越之時。愚則才智蘊涵、無矜張之氣。守嘿學愚。亟宜自勉。

入世豈得免冗襍事。要使冗襍中此心湛然寧定。才見操存。學道人烹鍊此心。入火不爍。入水不濡。恁是死生患難。萬端挫折。方寸中常如泰山屹峙。不可移易。豈非豪傑之士。

方今之時。除閉戶讀書。修其在己外。更無一事可著力。伯氏在都中。貽予書有云。厚積德。而滚養晦。正今日。事也。即是此意。

學者以一心應萬事。有行有止。當行便行。有如單刀直入。當止便止。有若危峯墜石。才可謂果斷。否則牽帶黏著。動輒爲私意膠擾。不淸全無是處

一善難能也。人或能之。我不得因此生忌心。一技易能也。人或能之。我不得因此生輕心

爲善非一端。最妙是揚人之善。以成就人多也。爲惡非一端。最忌是暴人之惡。以中傷人多也

學者不能出而有爲。爲天下蒼生利賴。唯有讀書學道。自淑其身。雖無補於斯世。猶不至與庸庸肉食者流

並獲罪于天下雖然言至此傷於激矣

人世間事知足便足稍有不足之見存便足爲心累老氏所謂知足不辱尚是第二層見地

伯氏日錄云與人分別義理亦是成物作用若持之太固務使理之是者必出於我則祇是勝心而已又曰與人閒話時要人知我好處便是名根又曰只覺人有過失便是已之過失若刻刻防已過失何暇見人過失予友夏敬霖亦嘗謂予云上人之志不可無勝人之念不可有

先儒有言名徧四海不若鄉黨之內取信於不識字之田夫生徒滿天下不若一室之中見重於相朝夕之妻子吾輩實踐工夫當從此處著力

樹木者必培其本種德者必養其心欲樹之長必於始生時刪其煩枝欲德之盛必於始學時去其外好此

論闇之陽明先生

明晦互用斯爲大智尹文子曰專用聰明則功不成專用晦昧則事必悖一明一晦衆之所載

守身要愚臨文要智何以得智曰慧照何以得慧曰靜

觀何以能靜曰破俗何以破俗曰養正何以養正曰
讀書窮理

驕奢者志溢而淡泊者神完險躁者氣浮而寧靜者養
遂淡泊寧靜四字是諸葛武侯一生得力處先儒謂
其有儒者氣象亦在此處

困天下之智者不在智而在愚窮天下之辨者不在辨
而在訥伏天下之勇者不在勇而在怯此三語當細
心體認

處境之要曰素位而行樂道之要曰純亦不已

馮少墟先生云、外省不疚。不過無惡於人。內省不疚。纔能無惡於志。無惡於人。到底只做成鄉愿。無惡於志。纔是眞君子。又曰、大廷廣衆中。如一人稱人善。一人稱人惡。則稱人善者爲君子。稱人惡者爲小人。一人稱人善。一人和之。一人沮之。則和者爲君子。沮者爲小人。一人稱人惡。一人和之。一人不答。則不答者爲君子。和者爲小人。以此觀人。百不失一。

兼愛害仁。爲我害義。其實害仁者必害義。害義者必害仁。如許行言並耕而食。饔飧而治。卽是兼愛之說。以

大人自溺小人則以兼愛而至無父者究且至於無君豈不害義又如陳仲子避兄離母處于於陵即是爲我之學以矯廉不顧忘親則以爲我而至無君者究且至於無父豈不害仁予友夏敬霖云、

二程子曰、世人只爲一齊在那昏惑迷暗海中拘滯執泥坑裏便事事轉動不得沒著身處學者須想此坑與海在何處畢竟不在世間只在自家心裏

易言聖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程子曰、密是何物六祖有言汝若返照密在汝邊有可傳者即非密也敬霖

兄云密者無漏之謂吾人或意滲漏或言滲漏或見聞滲漏皆因不能洗心故洗心則一塵不染一塵不染則一塵不漏人所以不能洗心者皆因不識本心故圓神方知易貢此本心也故曰以此洗心退藏於密亦道得切實

明莫大乎自見聽莫大乎自聞睿莫大乎自慮不務自而求諸外便即是凡愚

孔父仇牧荀息之死春秋皆書曰及其大夫非與之也所以爲萬世人臣懷利以事其君者炯戒故曰亂邦

不居。

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汲長孺此言。非唯切中漢武之病。且深達爲治之本。惜乎其言之樸。霸之朝也。

唐之禍亂。本於李林甫。宋之禍亂。本於王介甫。林甫禍唐。本於心術不正。介甫禍宋。本於學術不正。嗟乎。以介甫之學。至與林甫交譏。後之君子。可不慎與。

剛愎自用。流毒最烈。講學則害生徒。莅治則害人民。著書則害天下後世。王荊公一生受病。只在此二字。

元大儒稱許魯齋吳草廬二人。魯齋尊信朱子。其學行皆平正篤實。當時儒者之道。賴以不廢。草廬初年。篤信朱子。其進甚銳。晚年所見與象山合。然一生惓惓羽翼聖經。至老不倦。煞是不可及。劉靜修天分甚高。學博才雄。當時推重。與魯齋草廬相埒。可謂有志於道矣。未必有得於道也。

葉氏曰。讀書不知接統緒。雖多無益也。爲文不能關教化。雖工無益也。篤行不合於大義。雖高無益也。立志不存於憂世。雖仁無益也。學者自命當如是。

邵國賢簡端錄。多所發明。性命之理。視近時道學諸君子。較有說得親切處。春秋論斷尤確。

學者爲文。恃其才華。不守聖賢經訓。而以文章爲游戲之具。是。悖。聖。之。亂。臣。也。何。足。爲。文。

二程子曰、吾以忘身徇欲爲深恥。朱子自謂某自得子後。未嘗浪費一點精神。此是先儒保身立命。親切指授處。不可不知。

象山先生在白鹿洞講君子喻義章。深戒小人之歸。直推到場屋之文。道其平日胸中之蘊。而不詭於聖人。

朱子語楊道夫云今人讀書便是利如取解後又要得官得官後又要改官自少至老自頂至踵無非爲利子靜說得痛快至有流涕者噫士大夫以科舉爲祿利之路恬不爲怪久矣象山講義故在見之流涕者誰與

薛文清爲王振所陷將刑振家老僕大哭振驚問之曰聞薛夫子將刑振意解得免於難此殆天牖其衷亦可見兇惡小人未嘗無一隙之明處

文中子曰僮僕稱恩可以從政矣陶淵明曰此亦人子

也。可善遇之。處家御下。不可不知此意。

經理世務。若非依倣聖賢道理。卽一步不可行。依倣從何處起。言忠信。行篤敬。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此數語。須時時體認著。

胡致堂先生曰、道可以濟天下。雖布衣韋帶。而有卿相之尊。德可以堪萬鍾。雖飯疏飲水。而無富貴之欲。非知道君子。不知其言之親切有味也。

尤西川先生曰、凡人爲善。畏人非笑而止者。只是爲善之心未誠。若誠自止不得。且如世間貪財好色之徒。

不獨不畏人非笑甚至冒刑戮而爲之只因貪財好色誠也吾輩爲善須有此樣心乃能日進此言極透故大學言誠意必曰如好好色

敬霖兄克己錄云小有所見便欲說與人知寫向紙上此的然日亾根本閱之爲通身汗下

敬霖嘗謂予曰、辨道先須破俗周旋世事之念其俗尤甚習於周旋二字便成鄙夫伎倆盡情洗滌然後於道有少分相應處極蒙鞭策當識弗諼

克己錄云、功業氣節正如水到渠成未來而預設此想

僅是顧外目前喪失滋多。此言艱辟近裏。我輩此時常懷用世之心。正恐不免此病。

莊周列禦冠。自是達人。惜其得少自足。道力未充。故遂自肆於無用之地。然六子當以爲最細論之。列亦不逮莊也。

孔子稱伯夷曰仁。孟子曰清。論語稱栁下惠曰直。孟子曰和。仁與清合。直與和合。所以爲聖。孔孟評管仲若天壤何也。時爲之也。孔子時周室日衰。孔子志在尊王。仁管仲作春秋之心也。孟子時功利薰人。孟子欲

正人心。卑。管。仲。學。孔。子。之。心。也。說本克己錄、

書洨亦六藝之一。孔子云游于藝。玩物適情。亦是求道之一助。特專以此爲事如懷素輩。則末矣。故程子曰。書札是儒者事。然一向好著。亦是喪志。

[illegible][illegible]先生遺書卷之三

谷簾先生遺書卷之四

邑後學秦立與參氏編次

自怡草

治經餘暇閒事唫詠謬爲伯氏及同社諸君子許可因錄而存之費日力於此良可惜也雖然我亦以是怡吾情爾嘉定黃淵耀識

古今體詩

勵志一首

太極分儀象神聖寧八紘羲文及周孔六經垂典型咸

陽灰燼後羣儒闡厥精譚道述洙泗論文宗周秦蔚然彙序列樸遬來羣英綱常及名教七尺身湝槃所以微言紀歷代有傳人西京重經術董賈稱茂醇沿及六季敝河汾專其名斯文幸未喪濂洛偉人生紫陽紹厥後聲振集大成漫漫長夜旦如日升澄瀛嗟予生較近讀書慕先民側身塵網內蜩螗與沸羹心性滋汩沒嗜好紛縱橫脈脈欲與語鬱鬱當誰陳五夜發孤憤顧影心怦怦美人斐明鏡志士懷芳蘅歲月苟遲暮百行將何成誓當策駑劣黽勉秉良辰毋使百年後寂莫嗟聲塵

有志若未逮歌此以書紳

送張子石游江右

雪淨中原望眼寬長空浩蕩鳥飛寒孤琴湖海知音少一劍風塵行路難楊柳未堪江上折梅花應許道旁看何時豪氣銷除盡同坐漁磯下釣竿

溪居一首

溪水遶西東閒居伴釣翁倚山茅舍穩覓徑板橋通寒刺三冬雪春迴一夜風幽懷寄何處欸乃櫂歌中

春游二首

微雲澹日半陰晴鳥語閒關花底清寒食清明都過了。飄零紅雨滿江城。

霢霂連朝細雨足晴明今日好風吹閒斜桑柘前郵裏。知是吳蠶上箔時。

招夏敀霖代柬

梅花將盡柳將絲正是蕭齋待客時野圃未鉏畱菜甲山泉方汲試茶旗。春風烏帽花閒酒。夜雨紅燈竹裏棊。看取江鄉櫻筍候莫教辜負素心期

斗室

底事人間萬戸侯幽閒斗室足風流香清茶熟無人處
小鳥一聲黃栗留

辭別

名園羈留久時序相推遷春風催我去吹墮長江邊結
交同金石素志期林泉自顧何所有念此胷流連一朝
握手別朗吟逍遙篇江南與江北相思何緲綿

酬別

清晨發孤興高詠古人詩有廬可棲止皇皇欲何之昔
賢力農畝至今有餘思非不懷遠舉營營畏趨時寓形

苟自得知命復何疑願君早歸來同釣寒江湄

懷友

垂釣坐澗石薄暮歸來遲蒼煙鬱三徑閒花落清池衆鳥紛投宿各擇所安枝仰見明月上低頭感所思所思隔遠道往往夢見之江花復江草此意君豈知

看牡丹有感

名園富名花姚魏珍黃紫花開讌賞時車馬紛如市一夜東風吹狼籍巳如此憑欄發長吁榮華信難恃不見賞花人耽樂不知止朝爲紈袴兒暮作藍縷子

春暮偶題

一棒午鐘破夢酣漫攜詩卷對湘簾花開欲墮顏如醉。燕太還來語帶尖。寶鼎靜飄香細細。畫屏虛捲雨纖纖。晚來挈伴嬉春去手指前邨賣酒帘

訪隱者郊居

山圍茅屋水圍山山水煙光入座間覺主燕來春欲老。索詩人去戶常關。斫松枝火茶烹陸鋪玉毫箋字學顏願絕軟紅塵土想長從三徑話清閒

西林精舍卽事

城西蘭若近作梵自憎憎渾忘人閒世能淸道者心香雲縈佛座花雨出禪林領取虛空意寥寥萬籟沈

夜坐偶成

手爇鑪香引篆煙虛堂人靜思悠然卻看天外月如洗不放浮雲滓大千

訪唐聖舉一首

流水自隨征客去啼鶯還共故人來相逢一笑渾無語四座春風長綠苔

贈陸翼王一首

寫盡銀花十萬箋驚人小謝故依然佇看八月靈槎到直上星河俛大千

贈太公非禪師二首

色相空明返太初華嚴轉罷意如何直教養得心無住。古井千年總不波。

前身祇是頭陀老今日仍參般若經想見樓開五夜月。火坑涌出瑞蓮青。

送客之揚州

此去維揚三月中平山堂上落花紅簾波㶿押嘶鶯路。

柳影寒欹側帽風吳苑亭臺遠水隔隋堤宮闕夕陽籠
酒旗十萬春如海佇寄新詩展碧筒

龔得初書齋

松篁滿徑欲成陰想見幽人獨抱琴貧賣文章呼酒客。
健唫詩句答林禽。名山可定他年事流水空傳舊日音
領略南華遺世意。肎將衡泌換朝簪。

競渡和韻

玉渚排龍艦銀濤舞鷁舟風雲廻極浦。雷電起深湫。菰
黍千年恨煙波一片愁何人懷遠略擊檝渡中流

惠山禪寺

曲徑行行盡招提到眼前泉飛千澗雪僧定一鑪煙古墖開窗見遙鐘隔院傳蹤跡禪杖地鄰卜待何年

訪友留題

谷口高人宅幽尋幾度經春回芳草綠門對遠山青道誼歸心契文章出性靈劇憐尊酒罷高詠感瓏玲

道室一首

清絕維摩室飛花滿座旁銅鑪紫篆籀石鼎沸笙簧嘿嘿先生意莘莘弟子行琴心三疊後鸞隺欲飛翔

夜坐西林精舍二首

禪房幽邃絕塵區鎮日輪珠悟十六如好是夜窗人靜後

半牀明月半牀書

手爇梅檀對畫屏香煙不動夜沈沈憑誰妙證西來旨。

長守蓮花不染心。

西林精舍二首

幾多緇侶學瞿曇密諦爭詮靜處參我到此間無个事。

閒看花雨坐香南。

風光難得是清和鳥語閒關樂意多坐久不知花落盡

滿堂合掌念摩訶

集暹社即事

鳥語咽春寒聲聲出垂柳開軒曙色淸同人來先後抽琴彈雅音洗爵汎淸酒析疑貫百家譚斧空諸有濡毫金石諧落紙蛟龍蚕盤桓終日閒嘉會良非偶永念雅詩言霰雪亦已久相見能幾時盃行莫停手

夏日野眺二首

綠陰桑柘野人家雞犬閒眠一徑斜聽得吳孃喧笑處背馱紅日正鋤花

一犁新水卷微波漠漠平疇翠㕑多願祝良苗隨日長。清時長吏慣催科。

憫旱

其雨其雨日又晴。江邨秧馬驅飛塵。老牛力盡喘且鳴。溝塍坼裂成龜紋。吁嗟仁愛在天心。何忍亢旱使不耕。三復雲漢心怦怦。暮聞南山殷雷聲。

晚至夏敬霖館中

大地羣動息餘暑猶炎熱脫巾偶過從薰風一披拂借問此何方。云是子雲室。中有問字人。披文兼相質。雖懷

追琢才。深情何悱惻。我來坐對之。逌然泯知識。欲語已忘言。息心參元默。

立秋

炎日方西沈蟬聲猶未歇獨。坐。梧。桐。陰。打。頭。落。一。葉。

庵園

嘉木千章合修篁萬个餘偶來欵幽徑。涼。翠。襲。衣。裾。

舟行

秋光澹疎柳江上汎舟歸白日孤帆隱青天一鳥飛

偕同社諸子譚道作

大道本無有有者乃其迹祕室讀南華閑窗玩周易繞徑步三三坐禪過七七凡茲境所呈悉與道相宅無有乃眞有至理歸無極願言素心人息心證元默

感秋一首

羇歷雲蘿外高眠山館幽鳥窺孤枕夢蟲語一庭秋良友違多日清風引滿樓寂寥團扇影相顧迥含愁

七夕宴侯氏仍貽堂作

今夕是何夕高會君子堂合座相促膝對酒生憂傷仰見重霄上清淺流天潢盈盈天帝子爲權妹未央念我

獨何爲所思徒徬徨無因訴衷曲乘風達雲閶坐令珠斗側妖氛生欃槍吁嗟勿復道且共傾此觴

秋夜寄同社諸子

促織鳴唧唧商聲盈四壁淸風吹我襟泠肤復係歇焚香撫瑤琴聊以紓胷臆杞人忽憂天一彈三歎息絃絕不成聲推琴起佇立欲訪素心人雲蘿何冪歷

感懷一首

雲掩山邨樹掩扉飄零花徑故人稀誰憐一掬靈均淚空灑江南舊釣磯

秋日感懷寄夏啟霖

不見方旬日驚心物候更秋風吹古渡落葉滿江城一事煩相訊千愁訴不清稻粱生計促日夕聽哀鳴

游橫雲山一首

薄暝疎林外聲聲何處鐘僧歸黃葉路雁度白雲峯秋老山如削時艱計轉慵干戈殊未息斥堠早傳烽

宿山寺作

一片青山入畫圖峯顛雲樹鎖晴虛仙人樓閣荒煙裏估客帆檣落照初丹碓夜舂天半藥清泉晨洗鉢中魚

關心誰是飡霞侶我欲同披祕笈書

重陽一首

連朝風雨滿江鄉又是登高客思長笑問黃華開也未人生看得幾重陽

詠劒一首

沈沈秋水動寒芒挂向牀頭三尺強欲贈無人還自舞舞餘流淚忽霑裳

讀韓集作

洙泗微言絶六籍委荊榛漢儒窮蒐討訓詁徒斤斤六

朝尚辭賦靡曼不足珍卓哉昌黎叟嗣統三古人後來著作手蹟攀皆無因歐曾故純粹藹肰力未振眉山極英挺所病在縱橫狂瀾迴既倒千載無公倫平生抱微尚讀書慕先民高山瞻仰久昕夕窮討論斯文幸未喪後死敢逡巡願言策駑劣重扶大雅輪念公不可作懷抱同誰陳

泊舟春申渡游古寺

偶入空王祇樹林危欄縹緲一登臨海天香界三生夢風雨他鄉九日心雲擁濤聲迴極浦帆移秋影送歸禽

年來我亦知禪悅擬訪闍黎訂盍簪

東侯雲俱昆仲

曾讀南華第一篇逍遙心性自超肰聽鐘蕭寺千山月
打槳蓮溪六月天成佛未妨居謝後論文何必在盧前
連宵有夢君知否振策蓬萊晤列僊

靜室鑪煙

一縷鑪煙和衆芳小齋相對思悠揚金猊噴麝春風細
寶鴨吹蘭晝夢長古篆尚應留鳥跡奇芬祇是出雲房
琴心三疊僊成未鼻觀潛飄意蘂香

夢覺一首

夢覺身何處飄然悟太虛松聲千尺澗燈影一牀書放眼鴻濛始游心寂寞餘浮生吾自得天地一蘧廬

閒居襍詩六首

世事莽以紛我心澹何有偶逢林下人笑指橘中叟

庭前懸古鏡膝上橫鳴琴古鏡照我影鳴琴寫我心

結廬傍溪山山靜人亦靜有鳥來迴翔變此蒼翠冷

空谷生幽蘭稟性異柔脆然諾重河山守之以終歲

長松挺千尺兀立空山下歲寒人未知獨有采樵者

此身何自來此身何自厺明月與淸風當爲我證據

夜眺有感

明月出澄瀛星斗橫闌北獨立露沾衣幽懷何脈脈百年身世間駒隙厺不還名途與利藪顛頓少壯顏何嘗棄之厺木石同居處塊肰游古初无咎亦无譽

放舟一首

疎栁斜陽外江潯偶放舟本無四海志且况五湖秋遠水兼天淨寒山隔岸浮知誰來擊楫懷抱滿中流

野眺一首

寒林搖落盡薄暮噪歸鴉雲斂山容淨江清練影斜漁蓑橫古渡牧笛起平沙何處丹楓晚閒停小杜車

玉峯柴集勳過宿

經年竹徑寂之子肎相從一宿前緣在三生慧業同道心青嶂外世事白雲中欲問行藏意蕭條對晚楓

讀書有感貽同社諸子

人生同逆旅壽非金石堅朝鏡覽元髮夕霜盈華顚念我同岑子優游守丹鉛與子投分久昕夕相周旋采蘭乘秋馥折柳當春妍及時偕黽勉亟將心自鞭鞭馬出

廣陌襪心歸寒淵愼毋紛馳騖迺或同流連男兒負七尺斯道重仔肩景行昔賢聖瞻仰高山巔養正在厥始易取山下泉願言勤十駕各各乘華年作詩相貽贈庶留抵韋弦

舟中遇雪

孤艇泝江流朔風號山木霰急打蓬窗雪深壓茅屋飄蕭水一方晶皎珠九曲疎竹堆空青遙樹聳寒綠沙灘驚雁飛木杪歸鴉宿幽景託微吟高岸憑遐矚

雪後一首

極目寒江外連山擁亂雲平橋遮不辨遠樹望難分鳥逐孤帆沒鐘流隔浦聞當年僵臥者耿介故無羣

夢游桃源以詩紀之

平生夙抱愛山癖幾載遨游穿蠟屐昨宵夢入古桃源一徑紅霞絕人跡忽聞雞犬鳴相呼田廬屋舍疑有無迴頭卻顧所來徑芯芯雲樹心糢糊逢人每說山居好誰肯拂衣歸去早不見當年避世人洞口白雲長繚繞

送友人入都二首

舊是同岑契臨歧思渺然塵沙三輔地浩蕩五湖天回

首情何限離亭緒並牽黃金臺畔路拭目佇高騫
此別三千里相思十二時桑弧男子事金帖故人期一
語憑相贈不言愼勿遺長安居不易猴馬莫心馳

小游仙七首

風生閬苑水生波七曲星河望若羅雲起遙峯疑作雨
齊眞聯步唱清歌
鷲峯高插赤城邊天半飛來一縷煙只閬琳宮無恙在
有人還枕石梁眠
白羊行雨遍前郵碧落銜開月一痕飽食麟肝將進酒

春風三度不開門。

早跨飛鸞上玉京霓裳一闋樸簫笙大羅朝罷閒無事
好挈筠籃采藥行。

天風吹散五銖衣宴罷清華挈伴歸毛女擷來相問訊
溼雲開處雨霏霏。

白鳳皇驂碧玉車瑤池西畔看蓮花飛瓊錯道重霄冷
只勸流霞不勸梌。

五雲縹緲會羣仙子晉吹笙最少年寄訊淮南成道未
休教蹭蹬及華顛。

題梅花洞畫卷

雲藍尺幅森石壁千重巒嶂如笏列山人沿徑種梅花嚴寒釀出千林白高峯插雲不得上危磴懸崖拏怪石春肰一聲洞門開閃出羣僊歌白雪飛花點點落空青疎蘂枝枝倚淺碧是非姑射之仙人當從何處尋行跡我來再拜詢前蹤云是古昔梅花國我聞此語已神馳徑欲誅茅卜鄰宅丹青隱見混虛無但見巉巖出復沒欲問當年遯世人惆悵梅花爭送客

戲和友人游仙詩

瀛海無邊環地軸中有神山三十六六六峯頭水氣遙

玉京金闕排重霄天風吹出古神仙五雲煥爛銖衣鮮

琥珀璚漿黃金液麐羹龍脯鳳鸞炙翩翩子晉下雲軿。

簫聲宛轉飄青熒。玉女三千在上頭。到此何人敢迴眸。

。但聞廣寒宮中。脩。月。斧。桂。粟。香。飄。萬。萬。古。

谷簾先生遺書卷之四

鶴鳴集序

自聖人出而世道隆而風俗人心爲之丕變自聖人沒而微言絕而風俗人心爲之寖壞我　元皇帝君有憂之特以飛鸞之化風行於海內而風俗人心於是乎復正嗚呼士生三代後目未覩三代之隆而猶及見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於千載下者其在斯乎其在斯乎練川故多壇室而黃子亭耀與同人結直言社爲尤著亭耀弟淵耀負不羈才績學能文章自少持大義有卓識儕輩咸畏之居恆犍戶讀書凡視聽言動一以

其兄爲師浤治經之暇閒與同人焚香靜坐邀青鸞延白鶴尙友古人晤言永日上自六經四子下至諸子百家之說講明切究悉得其會通淵耀懽　歷師尊言之散而無所考也卽以其兄所輯正教錄外擇其粹精者錄爲二卷曰鶴鳴集自誠意正心脩身齊家及治國平天下之事咸備于是其同社中有兼脩二氏者又別爲二錄附之一曰拈花錄一曰玉版錄皆以證明三教聖人之旨嗚呼海內文章之士日流于汚下而不自知也久矣其下者溺於聲色貨利之途迷不知返者固無足

論其上者不以文采風流自賞即入于異端曲學以炫其聰明甚且作爲俳詞豔曲以惑人心而敗風俗嗚呼當此之時而無復有人焉起而振之而欲使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復見于千載下也其可得乎哉今淳耀倡之於前淵耀復爲是編以續其後難兄也而難弟繼之成已也而成物兼之將由一己以推之至家國天下相率于爲善而皆蒙　歷師尊之教澤也厥功亦大矣哉至于淵耀兄弟與余天人之契感通之故事雖涉於虛無言必歸於根柢世之見余說者毋以爲荒謬

則余叓有厚幸焉書既成淵耀屬余序爲書此以弁其
首純陽道人序

谷簾先生遺書卷之五

邑後學秦[illegible]與[illegible]氏編次

鶴鳴集上

淵少從伯氏偕同社諸君子之唐氏壇室得聞歷師尊諭旨上自六經下至百家諸子之說罔弗賅舉所以抉擿奧窔披露鋦鐍紹前哲以牖後學者可謂洞然無餘蘊矣向伯氏嘗輯爲正教錄淵比復取伯氏所輯之餘繕寫一冊釐爲二卷名曰鶴鳴集究其旨歸皆所以闡揚斯道輔翼聖賢竊

願與同志君子尊聞行知勸無負　歷師尊無隱

之苦衷焉嘉定黃淵耀謹識

天地之性人爲貴行常之道孝爲宗宇宙一孝字結成聖賢一孝字做成其事孩提便知其道期願莫盡六經垂訓綱目咸賅四子立言根柢先植不如是不可以爲人不如是不可以爲子進德脩業進脩此也敦厚崇禮敦崇此也嗚呼勗哉孰非人子孰無父母事分前後易地皆然能以爲父母之心移而用之爲人子之日庸德庸行其庶幾焉

時有水旱。歲有凶荒。耕堯田患水。耕湯田患旱。其明徵也。書田無水旱。故爲學無凶荒。士可舍此而芸别田哉。尊聞行知。下學工夫。脩德樂道。大儒學問。諸子各勉旃。

生居人世。務爲成人。爲人之道。譬諸作室。德爲基址。行爲棟梁。義猶牆垣。道猶門徑。由道而入。秉義而守。樹行唯謹。立德唯厚。如是爲人。廼爲成人。人成道成。天德完眞。學者勉諸。又曰、勤愼身心。省察言行。去妄存眞。安分守志。道集德崇。吉祥止止。玉局孝爲行首善

積者昌後過多者殃身廉節警化清儉成俗學問名世邀言貽教皆臻上品功德悉膺上宮爵秩區區世上功名不足為知道之士論也而亦豈外此知道之士哉

士子立身首主忠信齊家莫先孝弟爾等束髮受經早識詩書之訓籌鐙握管當求孔孟之傳務在遵循道義非徒博取科名致知誠意一生為正路之趨養性存心三教會同源之旨惟太極之渾涵心同赤子即靈丹之昭爍功合生初懋省脩於朝暮端根本於家

庭有善必勸勿以善小而弗爲有惡必懲勿以惡小而弗改自今伊始宜懍冰淵自邀鑒佑

天以無私而覆地以無私而載人以無私而聖有私則不公不公則不明以之持身則矯妄起以之接物則詐僞生以之治家則倫常乖以之治國則紀綱紊以之事上則罪戾滋以之馭下則怨咨集聖凡判此方寸人天亦判此方寸生等律心務嚴如統大軍律身務謹如臨大敵戰兢臨履其庶幾焉

士先文行後曰功名文以行顯名以功成功崇行滿斯

爲成人。達則輔世。窮則善身。生鍾河嶽。沒應星辰。嗟

茲世俗。蚩蚩者氓。希榮逐物。騖利營生。德禮罔恤。廉

恥胥泯。天怒罰殛。不知省心。憑我風刀。斬彼穢形。嘉

爾諸子。名義是遵。不欺暗室。不負明神。從此惕厲。翼

翼小心。奉盈執玉。我黨完人。

性品宜辨。德根宜植。廼以秀靈。自異萬物。何謂性德。守

六經說。仁。義。禮。智。是曰天職。忠。孝。貞。廉。是曰人極。盡

人合天。首先自克。繼能自克。廼能自立。萬衆芸芸。覓

乎獨絕。擴而充之。天地盈塞。无有幽深。不可推測。日

月同明鬼神合吉是日天人亘古不泯爾等知乎哉

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際者五倫所守者五常倫常

不審人道以絕倫常不立人理以滅審之立之奈發

與僞惟守實心以行實事孝從無違悌忠從不欺始

弟從主敬立脚信從存誠入手則倫常皆得可謂有

德矣立品何始始自廉恥在家則一介之取予必嚴

居官則四知之謹畏必至事足以沮喪廉恥者雖小

必絕事足以維持廉恥者雖大必勉廉恥既立凡有

所爲皆以此心勵之則德業可成是故禮義廉恥謂

之四維而廉恥者又所以維禮義者也
世間讀書士子無不欲求科名不知科名兩字在脩文尤在脩行天下不少聰明才學之士或終其身不獲一第非其文之不工也行常日用間根本弗立枝葉不榮雖學通三篋才敏八叉衾影多慙終不爲神明所佑神明所不佑即試官所不錄幽明之間若合符契也吾道實際原不在科名要亦士人分內事爾等方青年而勤黃卷圖報君而念顯親願以予言三復焉

士爲四民之首所重在脩行行在六經之中所得自脩文文行之脩相爲表裏晚近世風澆薄士行淩夷猶賴國家設科舉之學使天下聰明才智之士皆得因其所求誘之聖賢之訓俾得所遵循而不至爲邪僻之歸故文脩而行亦與俱脩也古人爲學不出致知力行兩種今世文藝卽致知法門能致知方不昧所行能力行方不負所知世間孝子忠臣未嘗絕迹考其姓氏皆在藝林孰謂科舉之學與人才必不古若哉諸生勉旃脩文脩行吾道之宗日月以冀求我輩

蒙。維二三子有古人風。粹掌勵志。不懈初終。藉敎實行。遠紹前蹤。

勸弟詩曰、哀哀父母身、分而爲兄弟。煮豆燃豆萁。此事一堪流涕。須知孝弟無二道。些些言語休煩惱。能得幾時爲弟兄。一回相見一回老。我有偈須牢記。莫使脊令鳥笑人。擢同氣。

性情箴曰、率性爲性。任情非情。唯情其性。人欲橫行。唯性其情。天理充盈。性情之用。億衆所同。昔賢昔聖。致和守中。喜怒哀樂。與天地通。世人不察。唯情是從。驟

發猝動不由厥衷哀樂樂哀成人而童揆厥所以失戒懼功

學道由於淸靜立德在於卑謙樹福根於積善多思慮易生患多語言易長過多動作易招尤士人有四戒口戒眼戒身戒心戒戒口莫作無稽言戒眼莫視違常色戒身莫蹈非禮地戒心莫涉非分想此即聖賢克己復禮閑邪存誠之學總以一誠字該之中庸曰誠之者人之道也不誠不可爲人何論其他

某求治心乎治心在靜存動察心靜時澄觀以別萬物

之理物物在吾心物物不在吾心如月印川並不入川心動時凝慮以定萬事之變事事以吾與事事不以吾與如魚在水並不著水心有正理堅以守之當如善人入室唯恐招之不來心有邪念猛以驅之當如外寇攻門唯恐麾之不去於動中求靜則事物紛紜皆以定吾神明而心無所驚於靜中求靜則意念縈纏適以亂吾主宰而心不得寧必平旦時涵養此心而心之本體可葆必清夜時洗滌此心而心之妄想可除心有不可告人之處當存一他人如見肺肝

之心心有不能自禁之處當存一君子相在爾室之心如見肺肝則心不容僞相在爾室則心不可欺由是人心危者安道心微者顯大學正心之旨孟氏存心之功皆有下手處矣

人各有身身有來即有去須思安頓身子勿如軀殼之入黃泉與草木而同腐也人各有心心有存亦有亾須思把握心子勿如野馬之馳大野脫鞅絆而無歸也二者相因無處把握即無處安頓把握在閙中求靜忙中亦求靜閒中求靜用返照工夫默自鏡曰此

時心有倚著否忪中求靜用按捺工夫常自持曰此時心有蕩軼否始之以省察繼之以操存把握心子在此安頓身子亦在此

百年若朝露眼前多過一日卽身後少了一日古人學問日新月異歲不同只在時刻提撕自日而夜則捫心省曰一日中有虛度者乎自日而月則捫心省曰一月中有虛度者乎常以虛度爲憂乃有實獲之效觀某日記總未見那一種學問爲前月未到今月方到可自信共信處所以不見進地爲學日益來日大

難愼勿當前錯過也

朋友居五倫之一古人倫常中事皆須朋友切劘而成有人於此交其人而道義相助有益於吾倫常之事交之可也交其人而燕溺多端或損於吾倫常之事絕之可也芝蘭之室鮑魚之肆不可不慎

通天地亘古今無非一氣之流行氣本一也而一動一靜一往一來一闔一闢一升一降循環無已積微至著由著復微爲四時之溫涼寒燠爲萬物之生長收藏爲百姓之日用彝倫爲萬事之成敗得失千條萬

緒紛紜膠轕而卒不可亂莫知其所以然而然若有物主宰乎其間而使之然者無以名之名之曰道易有太極此之謂也無始無終無間無見退藏一心放彌六合學者於此看得分明自然頭頭是道

窮理譬則觀山山體自定觀者移步其形便異故自四方觀之便是四般面目自四隅觀之各是一種面目面目種種各異其實只此一山山之本體理一之譬也種種面目分殊之譬也在人所觀處便是日用間應接實地也總之此理在天下由一以之萬初非安

排之力會萬而爲一亦無牽合之私察之於身於喜怒哀樂可有見焉推之於物而不通非至理也察之於物於飛潛動植亦有見焉返之於心而不合非至理也必灼然見一致之妙而分殊者森然不可亂方是格致極功

學問之道有三省察也克治也存養也治心猶治疾省察者視脈知疾也克治者用藥攻病也存養者調攝愛護以杜未形之疾也若私意爲害憚於攻治便是諱疾忌醫書曰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瞑眩所以愈

疾。疾疾愈。然後和平之劑可施。此即克治後之存養也。今子等之病。在中宮不清。外感乘之爲患。法在祛除外感。和調中宮。自然腠理營衛。俱適其常。閉戶讀書。所以祛除外感也。清心寡欲。所以和調中宮也。一步一趨。必師賢聖。參芪補益之劑也。一動一言。必祛匪僻。烏附攻克之方也。兼是行之。乃能治身。乃能治心。夫亦自知所病。求扁盧於六經四子中。以藥之可矣。

人非無過之難。過而能改之難。以孔子之聖。假年學易。僅自許無大過。易稱顏氏庶幾。在不遠復。无祇悔。降

而卜氏離羣自知有過。蘧大夫行年五十。才知四十九年之非。則過亦聖賢所有。而學者顧諱言過。此大惑也。天下吉凶悔吝生於動。不能無動。卽不能無過。所患有過不自知。知之不能改耳。知而不改。其責甚於不知。何則。不知者。一朝覺悟愧悔之萌。未始無望。若曰。予既已知之矣。而身居尤悔中。如故也。君子曰。已矣。其無望矣。是終爲小人之歸矣。鬻子曰知其身之惡而不改。是爲大忘。此言可深省焉。

子等舉文社、須知文章代聖賢立言。所以明道。若平日

不將六經四子書向自家身上覆辟一番近裏著己實實見得道之所在所見模糊所言必隔膜即使出入經史終是聲悅虛詞於明道乎何有願子等毋但作紙上語也

脩身不越言行兩端言以靜嘿爲主方無失言行以馴謹爲先方無遺行而其道必自誠正始誠正無別法靜以應萬感之來淸以袪七情之蔽耳目視聽各率其官不交於物即誠正可由是入言行可由是無失焉

學者必先立志。志立則心定。心定則事成。志在行常。則父慈子孝。兄友弟恭。自然道無所背。志在踐脩。則誠意正心。脩身克己。自然功行所循。志在學問。則朝受業。晝服習。夕講貫。夜計過。自然學無不成。立志後尤當閑邪。凡聲色貨利。及一切非禮非義之事。皆謂之邪。邪易與心相狎。其始暱就而不欲厺。其後膠結而不可厺。大之縱欲敗度。小亦越檢踰閑。皆坐不閑邪之故。故立志者當防患於未然焉。

慎獨工夫。不外主敬之㳒。主敬工夫。不外主一之心。心

心在道無時怠道無事怠道道所在卽心所在何獨之與有須知愼獨之難不在靜時而在動時靜時見難正天心來復之候動時見難乃人心昧道之因能於動時刻刻提撕自然靜時念念閑存凡動時未能提撕靜時未能閑存卽自勉強遏捺過後旋復放太工夫間斷便是無恆聖人所以有日新又新之銘也新何在又新何在今日知一過明日知一非今日知而改之卽是新明日知而改之卽是又新然不從動時克治所改何事所新又何事也今學者不此之務

卻欲託迹空門。以求捷徑。不知達摩西來。亦教人從實地做起。直至明心見性。與道合眞。當前卽是。不待外求。所以不立文字。衣鉢相傳。六祖以頓悟得之。亦其天資高朗故耳。若中人之質。舍下學困勉工夫。從何入手。諸子毋負天資。誤之千里焉。

我輩道中人。須保固此心。方不爲外物侵鑠。夫人皆有百年之算。自爲富貴功名牽掣。室家妻子縛纏。沉迷不返。日甚一日。眞氣喪亡。元精消散。百年之算。或得大半。或得小半。或且求小半不能。朝菌晦朔。蟪蛄春

秋。一轉瞬間。遂成異物。營營此心。悔之何及。嗚呼。人生世間。素位而行。無入不得。庸愚無知。逐逐於無窮之嗜慾。吾見其慾未遂。其魄已散。其骨已朽矣。即或幸至期頤。尸居餘氣。雖生猶死。孔子所謂幸而免也。子等清脩自愛。能保固此心。勿以外物耗亂精神。保身立命。具在是矣。

學者省身。須戒慎恐懼。時時收攝此心。諸生若未能治心。未免一念方戒懼。一念又涉戲渝。所以不堅定。諸生知乎哉。從古大聖賢。惟在自脩省。虩虩占震爻。洒

終獲有慶吁嗟行路難橫塞皆榛棘用壯用罔徒鮮不罹陷阱惟願我同人獨寢盟衾影善保千金軀居易以俟命

人身有質道體無形以有質之身證無形之體卽以無形之體範有質之身而後謂之有道而後謂之有德德在於心人自亾之亾之而不思求之終日講道終日論德白首茲如毫無所得乃曰此中本無所有何可謂學學者求道須如救火追亾一般少縱卽逝少遲卽焚矣可不懼哉

明月在天亘古不昧雲物掩映移時退厺不損其清明何也所照無私故物不能蒙也人心如月只因中藏委曲逐物意移始則爲物所蔽繼則物反爲主心反爲客遂至任物指揮莫知所措何也其心多私故物得而埋沒之也子等立心行事往往無私而有私欲厺私而反入於私致心體中光明漸失蒙翳滋多須知境遇榮枯皆屬虛假身入其中認假爲眞貽誤百年甚矣

人生除讀書外更無安樂法門萬端襍起只以數行書

了之此心便寂靜絕去種種塵囂尤悔亦從此可寡故凡語言動作筆札酬應一切皆可省惟讀書一刻不可省博聞彊識下學程途脩身踐言大儒學問皆從讀書起能於此深造自得世閒富貴利祿皆不足動其心何也讀書不爲祿也爲祿卽道之賊也功名不爲利也爲利卽名之賊也願諸生一思之焉

存心養性是學者終身事心性最難明謂爲一物非一物謂爲兩物非兩物除心無性除性無心須就一物中分出兩物才分曉心者人之神明性者人之生理

虛靈湛寂心之妙也精微純一性之眞也心性不相離不相混精之又精乃見其眞昔夫子贊易言心屢矣曰聖人以此洗心曰易其心而後語曰能悅諸心于性亦屢言之矣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曰成之者性曰聖人作易以順性命之理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繹此數語謂性卽理也則可謂心卽理也則不可蓋心爲虛位而性爲實境涵虛以歸實證實以返虛是在潛思默識之者

理之所在謂之心故非存心無以窮理心之所有謂之

性。故非知性無以盡心。孟子言心性極明劃。學者猶錯認何也。求放心。是初下手工夫。盡心乃其極致。中間緊要著實處。只在窮理。窮理須有漸次。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篤行。五者缺一不可。如謂此理至易至簡。厭問學之煩。思徑達易簡之域。便是欲速。易簡而天下之理得。是成德事。下學豈可躐等。

格物致知。學之始也。克己復禮。學之終也。道本人所固有。而不能體之者。皆由物我相形。唯知有我而爲己。故物格則無物。唯理之是見。已克則無我。唯理之是

由沛然天理流行始終條理自不能紊故曰知至至之知終終之格物如程子九條往往互相發明其言如千蹊萬逕皆可以適國但得一道入即可推類以通其餘焉

性德有四渾然無間曰仁截然不紊曰義粲然有文曰禮判然有別曰智截然粲然判然皆出於渾然中名雖有四其實則一而其所以渾然截然粲然判然者莫非自然而然不假安排所以爲性命之理因時制宜四字最妙即所謂義之與比動皆合義則天理周

流無間而仁亦在其中是故君子之用不偏剛不偏
柔唯主乎時時宜剛則剛而剛之用不可無柔時宜
柔則柔而柔之用不可無剛無剛無柔以濟其剛或足以
致悔無剛以制其柔或足以取吝故君子又曰時中
耳司聽目司視身口司言動物雖未交其理已足是皆
天命自然之眞及感物而動便有當然不當然之別
當然者即自然之不可違者是爲眞不當然者出於
情欲之使然者是爲妄去妄存眞以此治其身心達
諸家國天下儒者所以立人極內外本末無弗一貫

焉。

學者本分事。不外忠孝兩端。性天不厚。道在培養。日循世故。性天易漓。能於淸夜靜坐時。將古忠臣孝子。義憤激烈。誠心懇摯。犯顏抗節。幾諫負罪事蹟。細閱數條。嘿想其苦心。而得其用意之所在。再將自家身子契勘一番。積久有得。便能返其性天。爾等勉之。毋爲俗儒斯可矣。

學人讀書。先明其理。不明其理。有甚濟事。子等日夕誦習聖經。闡揚詩禮。自謂於書有得。於理甚明。而遇一

事出一言多與聖賢不合徒尋章句之閒私意穿亢與老蠹何異讀書人學聖人不得先從學賢始學賢何所自先從存心始存心何所自先從習靜始自古聖賢皆從靜處致功靜處致功皆從忙中覓出人生豈必終日皆忙一有暇時即便看心在何處看得即定得定得即靜得從此做去由靜而安而慮而得皆可於此幾之矣

守其偏我方不可以爲圓矯其俗我直不可以爲曲毋曰君子不器我唯不觚之爲懼又曰人生憂樂無定

情。我心有所樂。我見即以爲樂。則在此樂。在彼亦樂。我身遇著憂。我心即以爲憂。則在此憂。在彼亦憂。憂與樂人自名之。與天何尤。與物何尤。眼前遇如何景況。委順過去。便是素位之學。多求。非分。憂樂。循生究復。何益。又示某曰。子習儒手披口吟。無益也。拘文牽義。無益也。必設身處地。嘿想古聖賢作用。從那處起。那。處。止。自。返。我。躬。何。事。做。得。來。何。事。做。不。來。做得來的做之。做不來的勉之。方不愧儒者。

讀尚書而知三代之興亾。以敬天勤民而興。以慢天虐

民而亾讀列史而知列國之治亂以扶名翼教而治。以綱倫法斁而亂。民生之塗炭。皆由君德之荒淫。君德之荒淫。皆由臣職之怠廢。或以逢迎長其驕盈。或以唯諾懷其利祿。唯恐一朝失位。門戶蕭條。尸位素餐。相沿成俗。卽有一二忠直之徒。折檻搶頭。又近於好名者之所爲。豈足道哉。吾觀三代純臣。莫如伊周。秦漢下未有如之者。非三代之君可格而後世之君不可格也。伊周忠誠貫於神明。而後世多好名者流也。伊周經綸原於學問。而後世多不學無術也。昔冠

蔡公爲宋名臣。勳業緯有可觀。張乖崖猶以不學議之。諸生將欲出其才爲朝廷用。願先讀書可矣。

示某曰、汝秉質沉潛。但胸中黏滯處多。爽朗處少。所以時有窒礙。欲求爽朗。非掃卻一切。風流自賞也。視天下萬事萬物。皆有至當不易的道理。未來不必想。既往不必追。胸膈間空空蕩蕩。有明月當空之象。處事時。浩浩落落。有風利不得泊之勢。道明在此。德立亦在此。

又示某曰、汝稟質高明。惟心地間外和內亦和。無稜角

峭厲。使人不可干以私氣象。恐有瞻徇依違。隨人作計之病。夫人內方外圓。斯成君子。內圓外方。必爲小人。若內外皆圓。無嚴正之氣以鎭之。即不至流於小人。亦何以成爲君子。亟思所以變化而可。

人言科名主宰上宮。豈上宮沾沾以科名糾察人間善惡哉。亦以善惡糾察人間科名也。子等爲學。當務爲不爲世所羈之學。弁不爲天所囿之學。德業之學。具於我心。世不能羈我者也。功脩之學。備於我身。天亦不能囿我者也。不求不囿不羈之事業。而踯躅富貴

利達之場。以至爲天命所囿。便生許多抑鬱。爲世所羈。便增許多憂患。良可嘆也。

命有正命。有凡命。正命在人自立。凡命在人自造。一切日者家言。皆無與至理。此心能空世緣。豁塵慮。日與天命授受處相流通。分明我心卽天心。我性卽天性。我命卽天命。夫至我命天命渾合無閒。便自能立命。學道人於此關頭。急須勘破。

谷簾先生遺書卷之五